

人工智能与闭塞社会背景下的日本文学

——2016年日本文坛回顾

陈世华

内容摘要 2016年的日本文坛成果丰富多彩：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通过了星新一文学奖第一轮评审，以人工智能为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让读者体会到在对人类未来生活的憧憬同时，也开启了人工智能会将人类带向乌托邦还是废托邦的思考；在日本民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较少涉及日本政治批判的“在日”文学作品多面开花；受“安倍经济学”鼓励女性参与社会政策的刺激，女性的活跃程度，包括女性文学的隆盛颠覆了人们对日本“男尊女卑”传统的认识；近年来重要文学奖项的“娱乐化”倾向，亦是今后考察日本文学值得关注的内容。

关键词 乌托邦（废托邦）文学 “在日”文学 女性文学 “娱乐”文学

2016年5月下旬，被巴黎恐怖袭击、叙利亚难民问题、IS恐怖袭击等问题搅得焦头烂额的七个发达国家，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如期举行了七国首脑峰会。举行峰会之前，日本首相遍访参会各国，这既是一种惯例，也是利用访问机会树立日本向民粹主义方向发展的急先锋形象。这种民粹主义急先锋形象表现在日本国内，就是安倍政府解散国会，7月份进行了参议院大选，为尽快修改和平宪法奠定了基础。而在选举之前，安倍就通过抛出《反种族歧视法案》《LGBT人权法案》吸引中间层选票，通过打压媒体控制有利于自民党的宣传，并通过修订和实施《公职选举法》将日本投票权年龄从二十岁改为十八岁，笼络青年选民。同时，日本政府还开设告密网站，引导青年学生告发授课中流露反战色彩的教师，等等。通过这些手段赢得大选的安倍政府的做法，与战前日本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辙。与此同时，由于安倍政府对年轻人的“道德”教育以及对右倾组织的纵容，使日本利用网络和街头游行散布仇恨言论的风潮日益高涨，这种风潮加之政府的言论自由限制，使得日本语言和思考的容量变得异常狭窄和贫乏。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是否会迎来寒冬还不得而知，但作家的创作特点却在发生着悄悄的改变。

一、“AI”与“震灾”文学：描写未来的乌托邦或废托邦

2016年，描写未来的力作相当多产。这一方面反映了“3·11”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作家由描写震灾和核电爆炸的惨状，转向表达对政府的愤怒和失望，再由失望转向思考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以“AI”（人工智能）为题材的作品在本年度绽放异彩，也体现出作家们不但对AI将带给人们的改变充满好奇，也思考着AI与人类关系的改变。

2016年度泉镜花文学奖由川上弘美的《为了不被大鸟卷走》获得，作品描绘了一幅未来人类勉强维持的牧歌式生活图景，其内容虽是人类逐渐走向灭亡，但同时对几千年后人类依然能够和平生存不失希望。川上弘美将幻想的世界与日常生活相互交织，使作品看似荒诞，却文字委婉、笔调清淡细致，寓意幽深。

奥泉光的《BBB·BE·BOP》被称为“本年度的最高杰作”^①，作品描写了21世纪末一次世界性电子器械停工大事件。爵士乐音乐师木藤桐被世界级机器人专家山萩贵矢邀请到其开普敦的研究室。在那里，木藤看到了以20世纪著名的象棋手、爵士乐演奏家等为模型制造出来的机器人。作家的笔触从当代的新宿到未来的南非，从21世纪末的社会状况到20世纪大众文化中的爵士乐、象棋、相声、电影和戏剧等方方面面，内容十分庞杂。现实与虚拟现实、人类与机器人、高科技与怀旧情绪，这一系列矛盾元素融合的未来世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魅力。而以电子猫为视角的叙事方式，使人不禁联想到上世纪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以《百年法》获得第66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山田宗树的新作《代体》，描写的是如何运用AI技术将人的意识转移到成为“代体”的人造人体的近未来医疗技术。故事设定让交通事故受伤者的意识在“代体”中避难，待手术完成，人的意识再被移回原来的躯体。作品也描写到AI有了独立思想，并最终开始对抗人类。作家预设，优秀的AI在未来能制造出更优秀的AI，这种加速度发展终将可能使AI的思想超越人类，并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3·11”地震已经过去了五年多，震灾文学在2016年表现了新的潮流。古川日出男和桐野夏生等充分发挥着作家的想象力，创作出引人深思的长篇优秀作品。一直坚持以震灾为主题进行创作的古川日出男，2016年发表新作《或者是修罗的十亿年》，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十五年后的2026年为故事背景。2026年，受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相隔一百二十公里的两个核电站爆炸，在两个核电站之间的受灾地生活着男

① 町口哲生「別格の『ビビビ・ビ・バップ』」、載『週刊読書人』2016年12月23日、第3版。

主人公和受其影响的三个年轻人和被遗弃的牛羊。伴随着使人联想到海啸的鲸鱼和抗辐射最强植物香菇起源的故事，作家将笔触停留在了灾后二代对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思考上。作品将东京虚构在两个爆炸的核电站之间，梳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一极化的东京的“‘过去’与‘未来’，‘内’与‘外’”^①，警示新世纪所发生的恐怖事件、移民潮、贫民窟和核辐射等灾难性问题。

桐野夏生的《蔷薇香》从震灾前的2010年描写到2011年的震灾以及震灾八年后的日本。作品设定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爆炸，东京被指定为避难区，东京居民逃到关西，首都功能移到大阪，震灾八年过后，虽然核辐射量已经下降，但回到东京的居民不足一半，东京的空房分给从地方来的年轻人和外国人居住。作品采用了出场人物切换手法，首先登场的是出版社编辑沙罗和电视台导演优子两位女性，因忙于工作而未婚，四十多岁的她们到了难以生育的年龄而对今后的生活开始感到迷茫。沙罗通过优子提供的信息，从中东多哈黑市买来了一岁半的日裔巴西人“蔷薇香”。“蔷薇香”因辐射而罹患甲状腺癌。其后，“蔷薇香”在辗转日本各地的过程中接连遇到了将自己的不幸遭遇作为自己政治主张例证的核电推进派和反核电派，不知不觉中卷入了政治漩涡。“蔷薇香”在人欲和权欲的网络中挣扎，一边怀疑着自己的生存价值，一边让自己顽强地活下去。桐野夏生“意欲彻底描写的不是乌托邦，而是反乌托邦（黑暗乡）”^②。

无论是描写AI与人类关系的作品，还是描写灾区未来人类社会的作品，虽然内容都是“废托邦”，但几乎所有作品都以一种科幻式的结构，对人类未来生存抱有乐观的希望。2016年度，不但以AI为题材的作品引人关注，公立函馆未来大学的科研团队在3月份使用AI创作的超短篇小说通过了第三届星新-文学奖的初选更是让人诧异不已，这使创作小说这种人类固有的脑力活动受到挑战，“AI小说”阅读在未来社会已经成为可能。

二、女性文学：颠覆“男尊女卑”

由于劳动力短缺，素以“男尊女卑”著称的日本社会在安倍经济学“活用女性”

① 倉本さおり「現実を更新し、自らも更新していく物語——古川日出男『あるいは修羅の十億年』」、載『すばる』2017(7)。

② 原武史「桐野夏生著『バラカ』——震災の暗黒郷を描き、時代を照らし出す」、載『朝日新聞』2016年3月27日第16版。

政策的鼓动下，出现了家庭妇女们也开始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的现象，而年轻女性的自主平等意识更加强烈，她们开始“重新审视之前的男性优先的男女关系，开始试图决定自己的生活”^①。近年来日本女性文学的繁盛，也是女性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2016年第155届芥川文学奖的五位入围作家中，竟有四位为三十多岁的女性。

村田沙耶香继上一年创作了描写未来社会的《消灭世界》后，2016年更是以《便利店人生》斩获第155届芥川文学奖。作品以村田沙耶香自身体验为素材，描写了一位大龄单身、无恋爱经验的女主人公古仓惠子的故事，她从大学开始就在便利店打工，一干就是十八年。便利店是古仓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只有在便利店打工，古仓才能获得充实感。古仓这种对便利店工作的“执着”，源于其儿时异于常人的性格，她的奇怪言行总是给父母平添诸多烦恼，成年后的她依然沉默寡言，难以融入社会。于是，古仓开始偷偷学习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努力使自己由一个“不正常的人”变为“正常的人”。这个转变过程充满着煎熬，因为她有着与众不同的世界观、职业观和婚恋观。经过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博弈后，她最终意识到便利店才是自己唯一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位置。作品洋溢着轻妙的幽默感，同时也充满着在社会规则下女性苦苦寻求自我位置的艰难与沉重的氛围。无论是《消灭世界》还是《便利店人生》，村田都以大胆想象力，给读者一种从日常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轻松感。

村田喜代子的长篇小说《至烧野》以“3·11”东日本大地震为背景，讲述了癌症治疗的故事。主人公“我”退休后罹患子宫癌。为接受特别的放射治疗，“我”来到了鹿儿岛的九州南部。虽然丈夫认为治疗不会起作用，当护士的女儿也坚决反对，但“我”还是选择了特殊治疗。从东日本大地震的电视报道中“我”得知，一次性受到四西弗特放射线辐射的人一半会死掉，全年受到总辐射量超过二十毫西弗特核辐射的地方被认定为避难区。也就是说，“我”为了生存正接受着在灾区可能致死的辐射量。作品看似描写单调的治疗生活，但放射治疗、灾后日本、火山重合，这一切使“我”仿佛生活在宇宙之中。

山崎nao-cola的《美好的距离》是第155届芥川奖的入围作品，同样是癌症治疗故事。作品以结婚十五年的丈夫的视角，讲述了年过四十的妻子罹患癌症并在丈夫陪伴下一步步走向死亡这段人生最后旅程的故事。在充斥着各种信息和言论的现实社会，夫妻二人不受他人左右，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读来令人唏嘘，同时也令人更加深切地感到个人生活与社会难以分割的联系。

① 友田健太郎「社会の変化を鋭敏に先取りして反映している文学の世界」、載『週刊読書人』2016年12月23日、第3版。

1984年出生的绵矢莉莎在结婚生子之后首次出版了小说《手掌之京》，以家乡京都为背景，描写了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奥泽家三姐妹一年中的生活情景。逍遥自在的大女儿绫香供职于图书馆，爱打扮的二女儿羽依深受异性青睐，在理科大学研究生院的三女儿凜专心于研究。作品中对京都夏季祇园祭和“大”字型篝火、秋天鸭川沿岸婀娜飘摇的红叶等文化习俗和自然风物的描摹，让人不禁联想到谷崎润一郎的名作《细雪》中的景致描写。虽然女主人公们要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苦恼，但是京都的景物则总会让读者沉浸在对这个古老城市的体味中，即使三女儿凜不顾家人反对要离开京都去东京工作，那种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依然难以抵挡古都那不可思议的独特魅力。

1983年出生的金原瞳创作的《轻薄》，描写了女主人公加纳的一段人生故事。她在疯狂热恋后被跟踪狂男友刺伤，为逃避男友和抚慰自己的心理创伤，加纳留学英国，在那里结识英国业界精英结婚生子，十年后衣锦还乡回到日本。同母异父的姐姐一家也从美国回到日本。为克服难以忘却的恐惧感，加纳和十九岁的侄子弘斗发生了不伦关系。她“既要维持安定的家庭，也要偶尔和弘斗交往”^①，这样一来，她既享有了安定而富裕的物质生活，又以违背伦理的方式满足了空虚的感情。故事细腻地反映了当今日本经济最优先社会氛围下的扭曲现实。

1976年出生的鹿岛田真希的小说《少年圣女》则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同性恋酒馆里的故事。十九岁的“阿珠”女扮男装在这个酒馆打工，她曾受到母亲和母亲情人的虐待，穿着邋遢的男式奇装异服，在客人的倒彩声中进行着自虐性表演。四十岁的武史认出阿珠是女孩，并对她一见钟情，不顾周围人的反对而坠入爱河。阿珠虽然崇拜武史，但更在意因切尔诺贝利事件患甲状腺癌并失去儿子的室友奥利加。作品以多重结构重合的方式，描写了阿珠周围各色人的命运，揭示了当今世界同性恋、核辐射等深刻的社会问题。

日本女性文学在平安时代达到了一个巅峰，在战乱频繁的中古时代和“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江户时代并没再现可圈可点的文学盛况。而当代女性文学的隆盛，一方面是战后民主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出现了山崎nao-cola和村田喜代子等所作反映震灾造成的核辐射恐慌以及癌症治疗作品的作品，但大多数女性文学作品即使关注社会问题，也是以女性婉约的视角和笔触进行创作，难以对政府构成“威胁”。从2007年到2016年十年间，二十二位芥川奖获奖作家中有十二位女性作家，这充分证明了当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繁盛。

①金原ひとみ『轻薄』新潮社，2016年版，第53頁。

三、“在日”文学：体现多元文化

除本土作家外，日本文坛近年来“在日”文学作家的力量不容小觑，这其中包括以李比·英雄和获得第139届芥川文学奖的杨逸等为代表的日语非母语作家，也包括几乎将日语作为母语的在日朝鲜与韩国裔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

2016年3月出版的小说集《模范乡》，是第一位以日语进行创作的美籍作家李比·英雄时隔八年发表的作品集。作品反映了李比·英雄与日本诗人管启次郎、电影导演大川景子和青年作家温又柔重访自己六岁到十岁居住的台湾台中地区的情景。在台中市内一个被命名为“模范乡”的一角，日据时期所建造的日式建筑鳞次栉比，李比·英雄曾随犹太裔外交官父亲以及波兰裔天主教徒母亲生活在这里。其后，父亲出轨导致了父母离异，母亲带着智障的弟弟和他回了美国。由于父亲的外交官身份，李比·英雄幼年时曾随父母辗转台湾、香港、美国和日本，最终因父母的离婚而“归乡”美国。这次“寻根”之旅，不但是英语、日语、汉语和台湾方言交织的多语言时空之旅，也是年近七十的李比·英雄对1945年以前的日本、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及“故乡”美国的不断的“故乡”记忆之旅。

崔实的《吉尼的拼图》荣膺2016年度群像新人文学奖和织田作之助文学奖并入围第155届芥川文学奖候选补品。小说主人公在日朝鲜人吉尼从日本小学升入日本的朝鲜中学，成为学校唯一一个不会说朝鲜语的人，而日本对朝鲜中学学生的歧视，使吉尼在日本几乎连住所都找不到。其后，吉尼又到过夏威夷，并前往俄勒冈州留学。在美国，吉尼讲述了自己在日本朝鲜中学时的经历。整篇小说既是一部在日朝鲜少女与语言斗争的成长史，又是一部在日朝鲜人实际生活的辛酸史。“以1998年大浦洞导弹发射为分界点，其平静生活开始被打破。这种在国家和语言的隔阂中痛苦挣扎的靈魂的呼叫扣人心弦。”^①

2016年发表的《得不到回报的人永远得不到回报》是2014年以《想死的话给我打电话》登上文坛的李德龙的后续之作。这是发生在一对有心理问题的男女间的故事，男主人公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卡公司夜间呼叫中心工作，女主人公被周围人视作变态。男子的自尊心极强，女子的自卑心极重，两个不善与人交往的男女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上去，这是一部特殊的恋爱小说，但作者实际上要说的是仅仅沉浸于各自世界的恋爱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很难成功的。

①清水良典「問題児彷徨の半生」、載『毎日新聞』（夕刊）2016年7月27日、第8版。

“在日”文学作品既有对归属感的探索，也有对在异国他乡艰辛生活的哭诉。研究“在日”文学，其实是研究“在日”作家生活现状和心理状况的路径，也是观察日本对外态度变化的窗口。

四、文学奖项：塑造“争议”话题

近年来，日本的文学奖项出现了娱乐化和游戏化的倾向，尤其是最有影响力的芥川奖和直木奖，这在日本文坛引起很大争议。当然，三岛由纪夫文学奖所引起的争议，则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继2015年搞笑艺人又吉直树获得第153届芥川文学奖引起文坛轰动后，2016年第155届直木奖授予了荻原浩的短篇小说集《能看见大海的理发店》。该小说集以家庭生活为题材，收录了六篇反映有缺憾的母女、夫妻、父子、夫妇与女儿等亲族关系的小说，描写了失去家人的痛苦、支撑生活的艰辛等内容。同名作品《能看见大海的理发店》讲的是一个海边小镇理发店老板和一名青年男顾客的故事，以及老板所历经的人生无奈、隐忍和悔恨。作品虽然在困难重重的家庭生活中展现了些微希望，但略显落俗的家庭题材却使它与获同期芥川奖的《便利店人生》相比逊色不少。

专为纯文学创作新人设立的三岛由纪夫奖，2016年授予了八十岁高龄的电影和文学评论家莲实重彦的《伯爵夫人》。作品以1941年日美开战前夜的日本为背景，描写了在旧制高中读书、意欲考取东京大学的华族子弟二郎与被称为“伯爵夫人”的中年娼妇之间发生的情色故事。作品以娴熟的文笔和幽默的文风，交替描写着战争场面和爱欲场面。但“不管意欲描写哪个时代，小说作品都总是表现现代。因为作者生活在现代，所以不管写什么都是那样”^①。《伯爵夫人》看似描写四十年代的故事，却是对当代日本右倾主义倾向向下社会氛围的隐喻。无论从题材还是结构上看，《伯爵夫人》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问题是将以年轻人为奖励对象的奖项授予八十岁的“新人”，莲实重彦也“完全不高兴”，他断言“发生将这样的奖项授予八十岁的人这种事，非常让人可叹日本的文化”^②。

对于文学奖项评选所引发的争议，一方面反映了评委们偏离文学艺术自律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右倾主义倾向向下文学可能出现艺术和社会批判匮乏的一种趋势。如果说莲实重彦的获奖说明年轻人创作的贫乏，或者说年轻人在闭塞社会氛围中远离纯文

① 筒井康隆「情欲と戦争」、載『波』2016年7月号。

② 高津裕典「80歳でも受賞する『新人賞』って」、載『朝日新聞』2016年6月21日、第37版。

学创作的话，那么又吉直树和荻原浩接连获得重要文学奖项则是日本文学走向娱乐化的一个表征。

如前所述，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在文学世界所投射的浓厚阴影以及对作家创作方向的影响依然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大文豪太宰治的女儿，著名作家津岛佑子在2016年2月去世后，其遗作《狩猎的时代》被发现并出版，这部以纳粹青少年组织为题材，反映强者践踏弱者故事的作品，似乎对日本社会的未来走向有着些许暗示；2016年8月8日，日本明仁天皇通过电视谈话的形式，正式向日本国民表明了“生前退位”的强烈意愿。这次谈话，再次勾起了日本作家对战争责任和天皇地位的追究，第150届直木文学奖获得者朝井真稔的《落日》，以明治天皇驾崩后修造明治神宫为题材，从古代的《万叶集》到当代，深刻揭露了日本天皇“神化”的过程及对日本国民的欺骗性，暗示了明仁天皇“生前退位”是天皇去特权化而回归“人”的思想；近年来，由于劳动力短缺，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大量引进外国劳动力，多年来的大和民族“纯种论”被打破，多元文化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是将来值得关注的热点。

2016年的日本文坛，作家们首先感知到了AI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AI会塑造一个人类未来生活的乌托邦还是废托邦虽是未知，但文学一方面敏锐地预言着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方面也保持着对未来社会的些许希望；女性文学和“在日”文学的繁盛，以及文学奖项娱乐化现象，都和日本社会右倾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女性文学的发达，一方面体现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并不担心这个群体的“兴风作浪”。“娱乐文学”虽为批评家所不齿，但无疑也是对言论管控社会的一种逃避和讽刺。虽说在2016年开年之初各文艺杂志上登载的小说少之又少，甚至文学评论家友田健太郎发出了“现在的时代，文艺杂志的编辑，既无主见又没信念，就像随风摇摆的柳树”^①这样的感慨，但从全年来看，日本文坛还是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特点。当然，友田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在日本政坛的急剧右倾的现实面前，文坛同样会呈现出迷茫和观望，作家创作也徘徊在保守和冒险的选择期。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苏玲

① 友田健太郎「社会の変化を鋭敏に先取りして反映している文学の世界」、載『週刊読書人』2016年12月23日、第3版。